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去　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之二
尒時鄔陁夷聞佛世尊說伽他已頂
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欲還宮白父
王知佛告鄔陁夷為佛使者理不應
然鄔陁夷白佛言為佛使者其事如
何佛告鄔陁夷凡出家者方為佛使
鄔陁夷言我願出家然為要契事須
還報淨飯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得出
家已方報前信鄔陁夷言善哉我今
出家然而世尊為菩薩時生生之處
於二師二親及尊重類有如法教令
曾不違逆由此因緣言無違者時鄔
陁夷白佛言我今出家佛告舍利子
汝與鄔陁夷出家令其長夜永得利
益舍利子言如是世尊便與出家并
受圓具所有行法略並告知時鄔陁
夷既受教誡礼舍利子已詣世尊所
礼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
言汝今可去然而造次勿入王宮宜
至其門立而告曰釋迦苾芻今至門

外若喚入者即應隨入彼若問言更
有諸餘釋迦苾芻不答言更有若問
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耶答

言汝今可去然而造次勿入王宫宜
至其門立而告曰釋迦苾芻今至門

外若喚入者即應隨入彼若問言更
有諸餘釋迦苾芻不荅言更有若問
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耶荅
言亦作如是形狀汝亦不應宿王宫
内若問一切義成太子宿王宫不荅
言不宿問何處宿止荅言或阿蘭若
或毗訶羅若問一切義成太子欲來
此不荅言欲来若言何時欲来荅言
過七日後方来至此時鄔陁夷礼佛
而去尒時世尊神力加被令鄔陁夷
如申臂頃即至劫比羅城立王門外
告守門者曰為我白王釋迦苾芻今
在門外門人問曰更有諸餘釋迦苾
芻不報言更有門人即便入白王曰
大王釋迦苾芻来在門外得令入不
王言喚入我觀釋迦苾芻其狀如何
門人引入既至王所王識顏狀問言
鄔陁夷汝今出家報言我已出家王
便問曰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
狀荅言大王亦同此狀時淨飯王無
始劫来恩愛情重聞是語已即便悶
絶投身躃地以冷水灑良久乃穌從

地起已問鄔陁夷曰一切義成太子
欲来此不荅言欲来何時欲来過七
日已方来至此時王即更命[illegible]

絕投身躄地以冷水灑良久方穌從
地起已問鄔陁夷曰一切義成太子
欲来此不荅言欲来何時欲来過七
日已方来至此時王即便命諸臣曰
一切義成太子過七日已欲歸故居
卿等應可修飾城隍莊嚴道路宫中
内人亦令灑掃太子欲来鄔陁夷言
世尊不住王家及内宫裏王曰何處
居停荅曰或阿蘭若或毗訶羅王告
諸臣曰卿等往阿蘭若處屈路陁林
同逝多林造一住處有十六大院院
六十房是時諸臣奉王命已遂往阿
蘭若屈路陁林同逝多林造十六大
院院有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随言即
成諸勝天人擧心事辨相應定力意
念皆就於此城中街衢巷陌屏除諸
穢以栴檀香水而遍灑之處處皆有
殊妙香供懸衆繒綵建立幢幡布列
香花誠可愛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
時諸大衆各懷渴仰瞻望世尊企想
而住

尒時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連曰汝
今宜往告諸苾芻如来欲向刼比羅
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
應持衣鉢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

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刼比羅城
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

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
應持衣鉢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
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劫比羅城
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
持衣鉢隨從世尊時諸苾芻既承告
已俱來從佛尒時世尊自調伏故調
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
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
繞離欲離欲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
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栴檀圍
繞猶如爲王爲子圍繞如師子王師
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
王諸鵝圍繞如妙翅王妙翅鳥圍繞
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
圍繞如大軍將兵衆圍繞猶如導師
行旅圍繞猶如商主商客圍繞如大
長者人衆圍繞如諸國王大臣圍繞
猶如明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
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繞如增
長天王鳩槃茶圍繞如醜目天王龍
衆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
淨妙王阿蘇羅衆圍繞猶如帝釋三
十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衆圍繞猶
如大海湛然安住猶如大雲靉靆垂
布猶如爲子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
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

如大海湛然安住猶如大雲靉靆垂
布猶如爲子屛息狂醉調伏諸根威
根本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第五張 字
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
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逾千日安
步而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
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
聞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高勝尊
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
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
者名稱尊者圓滿等諸大聲聞及餘
人衆往劫比羅漸次而行至盧呬多
河時諸苾芻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齒
本或濾淨水或時澡浴是時劫比羅
城所有人衆聞一切義成太子今欲
來至皆大歡喜競共奔走往屆路陁
林時淨飯王於寛廣處敷設牀座以
待太子是時乃有無量百千大衆雲
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覺或有情
生喜樂作如是念爲父禮子爲子拜
父耶時佛世尊便作是念我若足步
入城中者諸釋迦子各起慢情共生
不信作如是議一切義成太子大有
所失昔時去日百千天衆隨從空中
於劫比羅城圍繞而去今者獲得無
上妙智更乃足步而還欲令諸人息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第六張 當
輕慢心故我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

於劫比羅城圍繞而去今者獲得無
上妙智更乃足步而還欲令諸人息

輕慢心故我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
城尒時世尊隨心所念入三摩地既
入定已於座不現共諸苾芻踊在虚
空猶如滿月共相圍繞亦如鵝王舒
翼而往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廣現神
變尒時世尊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
種種焰青黄赤白紅頗胝色或現變
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
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西北方亦
復如是次攝神通於虚空中高七多
羅樹時諸苾芻但高六樹世尊高六
苾芻高五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
衆二佛二衆一佛一衆與六人等佛
六衆五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衆
二佛二衆一佛一衆便居地世尊去
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與無量百
千俱胝人天大衆圍繞而去至劫比
羅城時淨飯王既見佛已頭面礼足
說伽他曰

佛初生時大地動　瞻部樹影不離身
今是第三礼圓智　降伏魔怨成正覺

時諸釋迦及餘大衆見淨飯王礼佛
足已情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

父礼子之足時淨飯王告諸釋子曰
汝等[illegible]

時諸釋迦及餘大衆見淨飯王礼佛
足已情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

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illegible]

父礼子之足時淨飯王告諸釋子曰
汝等不應作如是語當時菩薩初生
之日大地振動放大光明普照世界
間黑闇之處日月威光之所不及當
尒之時並蒙光曜彼處所有舊住有
情蒙光曜已乎得相見共作是語仁
等有情亦居此處尒時我見希有事
已便礼佛足又復菩薩曾往田中觀
諸產業於贍部樹影結跏而坐遠離
欲界惡不善法有尋有伺得喜樂定
入初靜慮日已過午其餘諸樹影悉
東垂唯贍部樹影而獨不移蔭菩薩
身尒時我見希有事已復礼佛足此
是第三礼世尊足尒時世尊於苾蒭
衆中及諸大衆就座而坐時淨飯王
復礼佛足一面而坐此是第四礼世
尊足時諸釋迦於屈路陁林中殊妙
之處敷設勝座并上供養以待世尊
及苾蒭衆尒時世尊詣彼林所於大
衆中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即以種種
盡世微妙殊勝供養供佛僧已時淨
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

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illegible]

百千諸釋大衆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illegible]

盡世微妙殊勝供養供佛僧已時淨
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
百千諸来大衆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或有諸人但為合掌復有諸人遥望
世尊默然而坐時淨飯王即以伽他
而問佛曰
佛昔在王宫　出乘為馬輦　云何以雙足
遊於棘刺中
世尊報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乘空去　周行大地盡
煩惱刺無傷
王復問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着糞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報曰
慚愧為上服　被者甚端嚴　見者起歡心
寂靜居林野
王復問曰
昔飡香稻飯　盛以勝金盤　乞匃敢麁踈
云何得充濟
世尊報曰
我食微妙法　味與定相應　斷除飲食貪
慜物故哀受
王復問曰
昔昇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王復問曰

昔昇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illegible]第十八　第九丈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我斷怖根本　煩惱恚籠除　雖處林野中

永絕諸憂懼

王復問曰

昔在王宮內　沐浴以香湯　比居林野中

牟尼以何浴

世尊報曰

法池福德津　清淨人所歎　智者於中浴

去垢不霑身

王復問曰

昔日在王宮　金瓶灌水浴　比在江池處

何器以澆身

世尊報曰

我浴淨戒水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欽讚

能淨身心垢

尒時世尊以妙伽他答淨飯王已次觀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彼根機而為說法其聽法者所謂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来大衆同聞妙法得預流果或得一来果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之心或有

[illegible]第十丈

發起無上菩提之心自餘諸衆皆令歸依三寳住正信中時淨飯王由極

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證
阿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之心或有
發起無上菩提之心自餘諸衆皆令
歸依三寶住正信中時淨飯王由極
歡喜故未得見諦淨飯王及諸大衆
礼佛足已恭敬而去其淨飯王更於
夜中作如是念唯我一子有此威德
餘無及者尒時世尊知淨飯王心之
所念欲令降伏家宗慢故至天曉巳
便命大目連曰汝當觀察慈念父王
目連白佛言唯然世尊即便執持衣
鉢詣淨飯王所時王既見目連来至
便唱善来命之就座是時目連即如
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隱身於座
踊現空中時大目連先於東方入火
光定現種種㷔青黄赤白紅色頗胝
迦色或變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
西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現於本
座時淨飯王白大目連曰世尊弟子
更有如是大威德類如尊者不時大
目連即為父王說伽他曰
牟尼聖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唯我子有大
威德於餘苾芻亦有如是具大神力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唯我子有大
威德於餘亦有如是苾芻具大神力
作是念今者世尊唯人供養不見諸
前起慢心即便除斷是時淨飯王復
天時大目連知王念已便白王曰大
王我今還欲往世尊所白言隨意時
淨飯王亦詣佛所尒時世尊知父王
念即於屈路隨林悉皆化作蘇頗胝
迦時淨飯王欲東門入門人報曰大
王勿入王曰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紇
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
何人門人荅曰大王我是東方持國
天王時淨飯王便往南門欲見世尊
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
報曰佛令紇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
曰賢首汝是何人荅曰我是南方增
長天王時淨飯王便往西門欲見世
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
人報曰佛令紇為諸天說法王問門
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曰我是
西方醜目天王時淨飯王便往北門
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
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紇為諸天說法
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
曰我是北方多聞天王尒時世尊便
以神力

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統爲諸天說法
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
曰我是北方多聞天王尒時世尊便
以神力加被淨飯王令於門外見佛
世尊與諸天衆說微妙法時淨飯王
見是事已便作斯念今佛世尊非唯
人衆之所供養亦爲諸天而来親奉
令淨飯王惕心息已便攝神變時大
目連引淨飯王入見世尊既至佛所
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尒時世尊隨淨
飯王及餘諸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
隨其根機而爲說法令淨飯王以智
金剛杵摧破二十身見高山得預流
果既證果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證
非高祖所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
天非沙門婆羅門非諸宗親之所能
作我依世尊善知識故方獲斯事於
捺落迦傍生餓鬼三悪道中拔濟令
出安置人天能盡未来生死邊際乾
竭血淚巨海越度白骨大山無始已
来曾所積集身見窟宅今並除棄證
斯妙果大德於生死流我今得出我
今歸依佛法僧寶爲鄔波索迦唯願
世尊慈悲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
不斷有情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
尊所制學處時淨飯王礼佛而去便
詣白飯王所報言太子可受王位使

世尊慈悲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
不斷有情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
尊所制學處時淨飯王礼佛而去便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第十三張　學
詣白飯王所報言太子可受王位彼
便報曰有何意耶王曰我今見諦不
能為王問言何日報言今日彼便報
曰我於世尊初來之日即於彼時我
得見諦次往斛飯王後往甘露飯王
所莫稱王位彼悉自去我已見諦淨
飯王曰若如是者我今欲灌誰頂令
受王位彼便報曰釋迦童子名曰賢
善可稱王位時淨飯王即便灌頂以
其王位授與賢善尒時世尊及苾芻
僧衆於日日中入王宮內受其供養
時淨飯王作如是念今佛弟子外道
千人心雖端正身非嚴好由昔苦身
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門徒容儀
可愛觀相生善若令釋種陪隨世尊
方是端嚴人共尊重時淨飯王集諸
釋種而告之曰諸君當知一切義成
太子若不出家者當何所作彼皆報
曰作轉輪王又問曰君等作何報言
我等稱臣皆為從者王復告曰今一
切義成太子證甘露法亦令有情同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第十四張
飡斯味仁等何因不為隨從彼皆報
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隨汝意諸釋子

切義應是子說甚靈法亦令有情同
飡斯味仁等何因不為隨從彼皆報
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隨汝意諸釋子
曰為金家並夫為當家別一人王曰
家別一人時淨飯王即便揵鐘宣令
普告諸釋種中家別一人出家奉佛
若不肯者必招責即於是時釋種
之中賢善無滅等五百釋子悉皆出
家如世尊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
獲利養時五百釋子苾芻極招利養
尒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諸釋子本為
解脫而求出家今捨少欲耽著財利
世尊欲令絕利養故即便旋從室羅
伐城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時具壽鄔
陀夷於巳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
城次第乞食遂至故二笈多之宅在
門而立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瞻
其顏狀知是故二即便以手提胷而
告之曰鄔陀夷仁今何意棄我出家
鄔陀夷曰賢首如我世尊為菩薩時
便捨寶女耶輸陀羅持稱亦太是瓣瞿比迦
審護也塞伽闍也康子等六万婇女而為
出俗誰能共汝塵垢之面而沉溺耶
笈多報言鄔陀夷若如是者我亦出
家答曰善哉笈多報言我今收斂家
業尋當出家鄔陀夷曰宜疾勿遲遂
捨而去然鄔陀夷於時時中數來看

笈多報言鄔陀夷若如是者我而出
家答曰善哉笈多報言我今叔鍛家
業尋當出家鄔陀夷曰宜疾勿遅遂
捨而去然鄔陀夷於時時中數来看
問告笈多曰汝未出家彼便報曰我
之家業尚未叔鍛鄔陀夷曰要待憍
薩羅國爆燼之後汝之家業方可了
耶笈多報言今即叔鍛明當出家時
鄔陀夷便作是念我於今時由昔俗
累尚被黒鉢同梵行者所輕況復令
彼出家更招譏議去六衆苾芻度苾
芻尼便生追悔至天曉已執持衣鉢
往王舍城既至彼已安居坐夏是時
笈多付家業已便於他日往逝多林
問諸苾芻曰彼向何處苾芻問曰彼
者是誰報言聖者鄔陀夷諸苾芻報
曰彼以遠趣王舍大城彼既聞已即
便啼泣苾芻問言笈多何意啼泣報
言聖者鄔陀夷令我棄俗許與出家
我既付囑家産彼便遠捨而去我今
不居俗舍復非出家寧不憂惱有人
報曰為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
剃汝新髮于時苾芻尼衆為請教授
来逝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悒問言
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
芻尼諸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
度苾芻尼耶還令尼衆度汝出家可

来逝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惱問言
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
芻尼諸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
度苾芻尼耶還令尼衆度汝出家可
隨我来至大世主喬荅弥處度汝出
家時諸尼衆便將笈多至大世主處
白言聖者此之笈多情願出家時大
世主即與出家時鄔陀夷在王舍城
作如是念我為護惜諸黒鉢者故不
與笈多出家我多喪失腰絛雜物資
身之具若餘黒鉢度笈多出家者乃
至暫欲見我亦無由得雖及安居情
常不樂時有摩訶羅苾芻從室羅伐
城夏安居已来至王城時鄔陀夷於
竹林精舍外近大道邊瞻望而住遂
遥見彼老苾芻来鬚若荻花眉長下
覆傴肩垂髀徐步而行時鄔陀夷便
作是念此之来者何上座耶既相近
已告言善来善来上座老苾芻云敬
礼阿遮利耶敬礼鄔波駄耶時鄔陀
夷見無軌則不識二師即知定是摩
訶羅也遂將入寺問言介何從来報
言從室羅伐来時鄔陀夷便生是念
若我先問笈多消息聞者譏醜我應
次第而問汝摩訶羅既從彼来得知
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

若我先問笈多消息聞者譏醜我應
次第而問汝摩訶羅既從彼來得知
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
在室羅伐為夏安居彼便報言世尊
無病安樂在彼安居又問苾芻苾芻
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衆並得無病
安樂如常所居於時時中奉覲世尊
聽正法不答言所問之人並得安隱
亦時時中來聞正法又問住位了教
憍陳如住位迦攝波住位舍利子大
目連等諸餘尊宿大世主喬答弥及
勝光王長者仙授故舊鹿母毗舍佉
善生夫人悉得無病安樂住不答言
並安樂住又問汝識長者婦笈多不
答言我識彼是大德鄔陁夷昔日之
妻鄔陁夷曰彼豈今時尚為長者之
婦答曰已出家訖鄔陁夷問曰誰與
出家報言是大世主鄔陁夷便作斯
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即便喚言摩
訶羅且來濯足時鄔陁夷取彼衣鉢
掛在橛高為牙杙上遂多與油令塗
手足報言今此房中有食有利宜當
安隱歡意而住彼便報言我不樂住
時鄔陁夷便持鏁鑰而付與之告言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空棄住處捨之
而去摩訶羅此是鏁鑰汝自當知說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空棄住處捨之
而去摩訶羅此是鑰汝自當知說
是語已即便涉路漸至室羅伐城逝
多林內灑掃房宇以新牛糞而塗拭
已便掩半扇偃卧牀上作歌詠聲而
誦正法時有苾芻尼為請教授而來
至此諸尼聞此諷誦之聲識其響韻
即便共往鄔陀夷所問言大德往時
走去比何處來荅言我前須往王舍
城中尼問知已即便歸寺告笈多曰
汝今喜蒲阿遮利耶現已來至笈多
問曰若箇阿遮利耶報言是鄔陀夷
笈多曰因何是我軌範之師我豈從
彼而受學業諸尼報曰汝無識人多
有諸尼與大苾芻共相繫屬汝今宜
往問其安不彼即具持脣香及油澡
浴之物往詣彼房扣門而喚鄔陀夷
問曰扣門者誰報曰我是笈多鄔陀
夷曰善來善來長者之婦隨意當進
是時笈多入而告曰大德我今豈是
長者婦耶我已出家問言誰復與汝
而為出家報言聖者大世主與我出
家鄔陀夷曰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
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豈非大
德前作斯語汝當收斂家業我度汝
出家我條斷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

家鄔陁夷曰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
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豈非大
德前作斯語汝當収斂家業我度汝
出家我依斯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
遠向王城若大世主不度我者我誠
非俗亦非出家鄔陁夷曰我豈當時
自貽重擔許言教汝今且可坐為汝
說法礼已便坐端心聽法時鄔陁夷
即為說法說法之時即便追念昔時
所有歡笑之事問笈多曰汝憶往時
在某園林天祠之處飡啜如是美妙
飯食談話之時欲意便起欲心既起
情多錯乱凡智慧女人有五不共事
夫知男女有欲盛心無欲盛心笈多
覺知鄔陁夷欲心熾盛告言聖者我
蹔須出事了還來鄔陁夷作如是念
此為便利而欲出耶遂令蹔出笈多
出已撩舉裙衣急走而去時鄔陁夷
聞其走聲即便出外隨後而去喚言
禿沙門女走向何處復更急趂生支
觸膝其精遂泄欲心既歇俳佪而住
笈多知已亦復還來報言聖者我若
許者我非苾芻尼仁非苾芻鄔陁夷
曰姊妹如世尊說若自護者即是護
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即
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
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云何護他更

曰姊妹如世尊說若自護者即是護
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即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八　張　祥
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
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云何護他便
成自護不惱不恚無然害心常起慈
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便成自護苾
多報曰聖者可脫裙來我當為浣時
鄔陁夷即以衣付是時苾多見衣精
已便生悔心即便自念我之身分未
有聖者鄔陁夷所觸所見我不順彼
實非善事作是念已倍發深心如佛
經中說伽他曰
諸有耽欲人　不見於義利　亦不觀善法
常行黑闇中
時彼苾多欲心乱故取精一渧置於
口中復取一渧投女根內有情業力
事不思議時有中蘊有情是處後生
而來依託苾多至寺便為浣衣諸尼
見問苾多具荅其事諸尼便問我言
謂汝為求勝法往大德處寧知更有
此惡事耶苾多報曰彼之大德是持
戒者自出家後我之身分曾不重觸
諸尼報曰不觸身分尚有斯事如其
觸著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
往白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
彼尼無犯波羅市迦既其有娠應安
屏室與食共給無令闕事當生其子

觸著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往白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尼無犯波羅市迦既其有娠應安屏室與食供給無令闕事當生其子名童子迦攝波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諸有漏成阿羅漢我弟子中辯才巧妙善能宣說最為第一尒時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芻令非親族苾芻尼浣故衣者有斯過失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染打故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言親族者謂從七祖父母兩人已來皆是親族過此便非苾芻尼者謂是笈多故衣者七種衣中隨是一數云何為七一者毛二者芻摩迦(此方無)三者奢搦迦(此方無)四者羯播死迦(白疊)五者獨孤洛迦(紵布)六者高詁薄迦(是上毛縰此方無也)七者阿般闌得迦(是北方地名其處有此衣也亦有釋云即是絁紬之衣耳)言浣者下至水浸染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下至手一打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非親族尼作非親族想令浣故衣犯捨墮染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三事具

打濕薩被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非親

族尼作非親族想令浣故衣犯捨墮
染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三事俱
作或令作二或令作一又於三中隨
一為初使非親尼皆得本罪若非親
尼疑亦捨墮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
得惡作罪若是親尼而起疑心得惡
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乱痛惱所纏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

尒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中如
佛所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
養然諸釋種既出家已利養豐多彼
於衣服常事料理長衣長鉢絡囊腰
絛並多貯畜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
諸釋子本求解脫而為出家於出離
因悉皆棄捨不修善品耽著財利我
今應為說法令捨財利世尊時時為
其說法彼諸釋子不能見諦世尊復
念何因緣故釋子出家不能見諦皆
由耽著財利資生雜物我今若作呵
責治罰者釋子苾芻無由開解應示
諸佛正覺調伏善巧化度之儀尒時
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

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
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

諸佛正覺調伏善巧化度之儀尒時
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
一切有部毗奈耶[illegible]第十八　[illegible]
此夏安居三月之内宴默而住勿令
苾芻輙来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
者除長淨日時諸苾芻謹受佛教衆
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内苾芻不得輙
見世尊除一苾芻為佛請食者及長
淨日若違制者我等令其作波逸底
迦罪說悔尒時世尊於三月内宴默
而住無一苾芻輙得見佛除請食人
及長淨日時有苾芻名曰小軍於王
舍城作前三月安居佛於室羅伐城
作後月安居是時小軍三月滿已隨
意事了并作衣竟執持衣鉢順杜多
行與諸門徒端嚴整肅往室羅伐城
既至彼已小軍苾芻安置衣鉢洗手
足已詣世尊所時六衆苾芻遥見小
軍苾芻来世尊所共作是說此客苾
芻破僧伽制復有說云我當令作波
逸底迦罪說悔時小軍苾芻詣世尊
所徐扣門扇佛與開門小軍入已礼
世尊足在一面坐
世尊常法見客苾芻来歡言慰問汝
從何至何處安居佛見小軍歡言慰
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小軍白言大
[illegible]
德我從王舍城来於彼安居世尊問
曰王城苾芻足作隨意[illegible]

從何至何處安居佛見小軍歡言慰
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小軍白言大
德我從王舍城來於彼安居世尊問
曰王城苾芻已作隨意白言已作世
尊問曰小軍何意汝自端嚴端嚴圍
繞或去隨繞或去隨從或去眷屬皆一義也小軍白言大
德若有人來見求於我欲出家者我
便報言汝善男子當住阿蘭若常乞
食但三衣糞掃衣樹下坐我為讚歎
如是等事若言能者我度出家若言
不能令隨意去若有欲受圓具或求
依止或求讀誦或學如理作意寂念
思惟來求我者皆如前報若言能者
隨彼所求圓具等事若言不能令隨
意去由此緣故我身端嚴門徒亦尒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小軍汝能善度
無量人天利益無邊諸有情類來求
法者令得安樂小軍當知若能讚歎
杜多功德者則為讚歎我身無異若
有毀呰杜多功德者即是毀呰我身
何以故小軍我於長夜讚歎稱揚如
斯出要杜多功德然汝不應違僧制
令小軍白佛言我實不知此處僧伽
作何制令世尊告曰小軍我安居時
告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
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苾芻輙
來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者及長

作何制令世尊告曰小軍我安居時
告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
居三月之内宴默而住勿令苾芻輙
来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者及長
淨日時諸苾芻受我教已又共立制
於此夏安居内苾芻不得輙見世尊
除一苾芻為佛請食者并長淨日若
違制者我等應令作波逸底迦罪說
悔小軍白佛言大德我身是客彼是
主人自立制令豈及於我佛告小軍
無問客主僧伽制令咸須遵奉然我
従今為客苾芻制其行法凡客苾芻
入寺之時即應先問舊住苾芻曰具
壽今此寺中僧伽有何制令若問者
善若不問者得惡作罪若主人報者
善若不報者亦惡作罪佛告小軍然
阿蘭若苾芻與其饒益免依僧制若
阿蘭若人欲見我者無問時節隨意
来見并與十三杜多功德相應者亦
隨意来見若糞掃衣人但三衣人此二
與衣相應常乞食人次第乞食人一坐食
人鉢乞食人不重受食人此五與食相應住
阿蘭若人樹下居人露處住人隨處
住人屍林住人常坐人此五與處相應此一與業
進相應小軍當知斯等諸人隨情見我
是時小軍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礼佛而退時六衆苾芻即便往詣小

進 相
小軍當知斯等諸人隨情見我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第十七丈 常

是時小軍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礼佛而退時六衆苾芻即便往詣小
軍之所白言具壽可且容許我欲詰
問小軍報曰具壽五部罪中隨意當
詰報言汝犯波逸底迦罪須如法說
悔小軍荅言具壽我不見罪報云汝
豈不見破僧制耶荅曰僧伽有何制
令即如前所制具以告之小軍曰具
壽世尊告我去小軍我與蘭若苾芻
作其饒益免依僧制隨意入見呾他
揭多時彼釋種諸出家者聞斯說已
各生是念諸仁當知具壽小軍在王
舍城夏安居了来見世尊即得承事
親共言談我等在此而不能得親奉
承事此意即是由見多貪擯斥於我
我等宜於長衣鉢物觀之如病如癰
如箭當棄除之時諸釋子苾芻咸作
是念我等宜將所有長衣鉢等向具
壽阿難陁所隨有言教我等奉行時
諸釋子苾芻各各自持長衣長鉢絡
囊腰絛諸資具物至阿難陁所作如
是語善哉大德我等有此長衣鉢等
資生之具願為哀愍時具壽阿難陁

第廿六丈 常

報諸釋子苾芻曰仁等且住待我當
為白世尊知時具壽阿難陁便詣佛

是語善哉大德我等有此長衣鉢等
資生之具願為哀受時具壽阿難陀

報諸釋子苾芻曰仁等且住待我當
為白世尊知時具壽阿難陀便詣佛
所礼雙足已在一面立具以其事而
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可為受取置一
大房并語諸苾芻若有闕乏資具者
隨意取用時具壽阿難陀唯然受教
即還詣彼諸釋子處受其所有長衣
鉢等置大房中以為一聚告諸苾芻
曰若闕乏者隨意於此取其衣鉢時
諸釋子於彼長衣視如癰箭既棄捨
已遠離多求樂修少欲即便共往詣
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